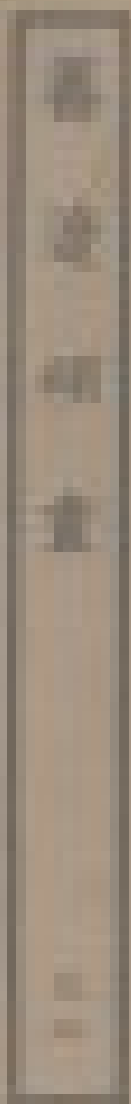


籌遼碩畫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己未仲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尙單謹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
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
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
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
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遼

潘廣寧一帶勢愈孤危近讀經臣熊廷弼無
兵無將無民無馬一疏事勢窮蹙不料至此
今調兵最爲緊着臣子苟可效力敢不勇圖
惟是調兵於土司與調兵於郡縣事體大不
相同而二萬之取盈數千之遞發機宜更須
詳密職請備言其故夫永順兵則嘗調征倭
矣一兵竟未行及征播則行何者播近而倭
遠也當時一入播境則穀米可資牛羊可掠
進有趨利之樂而坐無艱食之虞且大兵集

勢在必克彭元錦卽不親行而兵自勇於行
若以今日事勢則視征倭時尤有間人懼送
死餉懼後時兼之五六千里長途自出楚境
誰能爲一金之犒者故在今日第一足額難
次則出門難又次則禁騷擾防逃回難自非
彭元錦身親統領安能如指臂之相使威令
之必行把目共一心群行無退志元錦行卽
彭象乾必不敢後而調遣始有完局矣此應
議一也咨文有曰不必取數之盈每次發一

二千啟行是矣但此二千也盡聽土舍押行
乎抑復加千把總一二員也加千把總土兵
必不從聽舍把目爲管押又恐逗遛不進計
永順一萬五千非分六七起不能行而彭元
錦一人之身耳將從先一起行乎抑從後一
起行乎抑元錦與漢將一員分先後行乎職
以爲元錦必不能先行卽與漢將分先後亦
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彼漢將者縱諳紀律
善駕馭能佐元錦所不逮要湏如埧箠共奏

井和相宜乃可望之同心共濟然安知元錦之能降心以相從否也此應議二也咨文有

曰土兵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夫厚犒與安家何異哉前時三千之調每兵已給安家銀三兩然不盡到兵手今不能復減惟於三兩中挑選後卽與二兩留一兩至襄陽方給若行糧則每日四分計程不過六十日仍寬之以八十日其銀在前途每五日一發另委賢能府官二員指揮二員分領而分給之當令

釐毫盡克兵腹免藉口無糧及至北直隸地方則兵部與總督俱宜照管矣職亦不敢以別處銀兩累兵部難總督職當別爲劑量預解五千兩到保定巡撫衙門又解五千兩到薊遼總督衙門俟各兵入境計其行期未滿八十日則不行請給旣滿八十日乃計日量給然必經職所委府官具呈而後與庶不致冒支餘者亦可克稿賞則自楚至遼當無不足餉之地惟隨處曉諭地方發賣糧草如常

卽遠來之兵更有攸賴則又該境督撫責也
此應議三也凡此皆部咨所已及而未詳尤
有未及者則二萬調何容易也永順保靖雖
親實讎於勢不容並調雖遣行當有次第然
前者稍滯卽後者踵至矣萬一相值間舊忿
乍發互相屠戮之慘豈所忍言卽至遼陽共
處矛戈之間其可慮又豈少哉况二司皆逼
苗穴楚黔兼制之區歲藉其防苗之力亦不
少假令二萬竟調內地得無空虛苗且生心

禍將不測是遼未必得楚兵之力而楚已先受援遼之禍矣且湖北平清等衛二年之間軍民歿於饑疫者已半豈容沿邊一帶立見空虛職再四謀之司道咸謂二萬決難取盈莫若止調一萬於永順保靖二司酌足其額或止調永順一司尤見事權歸一職閱邸報戶部主事楊嗣昌與經臣熊廷弼已慮及此矣至合用錢糧宜照部文取給於新派地畝銀兩但此銀解過已逾二十萬餘尚未完已

一面緊催乞

陛下察職不得已之言下部覆議上請

嚴勅彭元錦著緊挑選身親督押事寧之日破格
陞賞仍乞俯允職議酌調一萬以圖實用卽
于援遼未嘗無補而地方亦無遺慮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事需餉方殷廟謨
措餉難緩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今日真欲爲阿骨打所爲非安
史元昊比比人人而知也縱值沍寒暫韜烈

焰霎時春煖便卽飛颺况遼城借水爲防或
可幾幸無事若金復四衛之糧道廣寧一帶
之旁岐虎眈眈臣以爲憂方大耳聞奴甚
饒于貲雖其地不產五谷所虜去漢人僅月
予粟一斗然久練精兵數萬則厚糈以餉之
其倔强不可當也奴爲計甚狡旣慮彼中人
逃入吾闡以泄其謀又慮漢人潛入彼中以
行偵諜凡居彼地者止所習用奸細十餘輩
髭髮尚存而其餘母論夷漢盡削髭髮以爲

別識庶彼得伺我我不得伺彼其譎詭不可
問也奴旣陷北關執宰賽嚇朝鮮想諸酋俱
有戒心卽我有用夷攻夷之謀而犬羊叵測
恐諸酋類然陰間之而借以疑沮奴則可明
強之而仗以討滅奴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
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而令其日驕日挾則
不可薄嘗之而借爲犄角之着則可厚望之
而靠爲第一件之筭則不可張弛搯縱自出
于經臣撫臣之意而朝廷不問則可若諸臣

不時訟言而

廟謨專無制決則不可蓋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若
少泄而奴之防我者乃出我防奴之上其變
幻不可知也總之文武內外不得慮忘綱戶
習紐怡堂而要以選將徵兵總需饒裕旣經
遍借又復窮搜加派已竭脂膏大傷更艱飛
輓則將何道而可乎臣愚不勝抱慮謹以一
得之愚勒爲五款惟
皇上試垂聽焉天下有司贖鍰春夏積銀秋冬積

穀並填月報用備洊饑功令相延故非一日
但欲傾庾倒廩而出非甚大裨莫之敢動蓋
出陳易新雖應歲歲皆然無柰還補之時窮
編星散率係里甲包攬上納徃徃完少逋多
以致查盤則不及格考滿則不及格而累乃
官受之矣有司之寧聽朽蠹而不輕以予民
者病實坐此故臣嘗謂有司非甚不肖而其
倉儲自多陳陳相因者唯是朽蠹爲深可惜
耳合無行檄郡國令所司斟酌歲之登耗民

之饒贏其歲登而民饒者或將倉穀槩給富
民變價入官盡充遼餉俟明秋穀賤時以春
夏所積之銀糴補入倉其歲耗而民贏者或
將倉穀一半留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仍爲
酌濟饑民之用一半變價充餉蓋與其久貯
而多蠹惠不及民孰若以無用爲有用而利
且及國之爲愈乎此一議也漢之卜式特著
高風乃若王肅納縑聲蜚東海杜援入穀贍
落西羌多少捐貲從來已然矣方今建議者

動稱勛戚應効輸將臣謂侯伯之家無多長
物唯是戚畹中擇其一二著姓自非當事坐
名敦勸則首倡大義者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如園開海甸樂縱游觀若稍以窮奢極欲之
餘割而爲仗義急公之舉其爲利濟亦已弘
多至于尼父遺裔世延衍聖受累朝封爵享
萬禩榮華曲阜家資東魯罕儷止生一子奄
忽去世自合從公立賢以祀瞽宗以續世系
聞衍聖且耄矣崦嵫暮景需用幾何而所立